



青春微凉书系

陈慕颜 著

年华正未央



NIAN HUA ZHENG WEI YANG

花样季节，彼此相遇在岁月弦上，拨动着前奏的宿命
拉开青春帷幕，上演大城小爱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慕颜,小说阅读网签约作家,九零后小女子,生于浙江。伪小资,伪文艺,独舞者,艺术生。

相信天长地久,期许海誓山盟,信仰佛教,信奉灵魂。素日习惯饮茶、听戏、散步、瑜伽、舞蹈、读书、旅行、聆听。

感谢上苍我所拥有与已失去,行走在岁月里的日光倾城,追逐暖色光影的孩子。

意美汇文化
荣誉出品
青春微凉书系



《逆光夏花》 林易南 著
异世界催泪天使林易南，带你翱翔于逆光之夏。继《夏恋天使》《天国里的许愿树》《小时光》后，化身强势泪之弹，势要燃点全世界最伤痛的爱恋……



《叶落忧然》 林易南 著
校园纯爱偶像林易南带来2011年最催泪、最偶像的饕餮盛宴——《叶落忧然》。



《菩提花开又花落》 木槿初 著
戏剧才女史上最极致蜕变。
万千读者燃情期待，年少时光里最纯澈的故事。



《年华正未央》陈慕颜 著
华语文坛“畅销Star”陈慕颜，拉开青春帷幕，上演大城小爱。
90后女生演绎一段悲壮的青春史诗，谱写花样时光里唱不尽的未央歌。



《少年蓝橙怪奇事件簿》舒绘 著
千万读者疯狂守候，舒绘2011年金钻级华丽新作。
跨越巅峰的文字召唤，重磅打造动漫魔幻新纪元。



《私语者》宛童 著
亚洲轻小说之“最”，文字惑术师宛童，引你走进迷雾深重的魅惑之门，为你诠释全宇宙最盛大的真爱。

策 划：  意美汇文化
责任编辑：王大伟 李丹
封面设计：七七工作室

年未央、温凉玉、苏云别、梁七月、容曼汐
五个孩子的华丽谢幕，
青春散场之后，灯光不再的舞台，
是谁在吟唱一首失传老情歌……

这是一座离开留守的城市，
他们的年华渲染了时光深处的记忆，
穿梭着过去与未来；
这是一场华丽凄美的独舞，
每个人用自己的故事去演绎了一段悲壮的青春史诗。

年华正未央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ISBN 978-7-80680-977-8



9 787806 809778 >

总定价：100.80 (共六册)

 小说阅读网
www.xiaoshu.com



欢迎访问意美汇文化官方网站：www.yimeihui.cn

《青春微凉》书系 05 《年华正未央》陈慕颜 著

年华正未央

文/陈慕颜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年华正未央/陈慕颜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 5

(青春微凉书系/姜颖主编)

ISBN 978-7-80680-977-8

I. ①年…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66350号

青春微凉书系

年华正未央

主 编	姜 颖
作 者	陈慕颜
责任编辑	王大伟 李 丹
封面设计	七 七
版式设计	张 超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文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 数	720千字
印 张	84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77-8
定 价	100.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50000

目 录

引子	浸染着泪水的时光，半湿半透明的年华。	1
Chapter 01	风婆娑，雨滂沱，风雨中你却离开我。	3
Chapter 02	涉水而过，彼岸天崩地裂的重逢。	24
Chapter 03	心脏忽然的痉挛和疼痛，是谁揉碎了我的枯萎的花。	44
Chapter 04	我们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看被肢解的青春与灵魂。	65
Chapter 05	如海子所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97
番外	彼岸，失散的爱人，你可等着？	104

引子 浸染着泪水的时光，半湿半透明的年华。

十七岁雨季，平静的九月份，夏天的尾巴。

天上的白云交织成蔚蓝的天，浮云像是飞絮般的蒲公英，我仿佛能感觉到柔软的绒毛摩挲着肌肤的酥痒，夏末的微风徐徐，就这样庭前的花开败了。

我仰着头，微眯着眼怔忡地盯着天空，任时光在流逝，当脖颈传来酸痛的感觉，我才收回视线。

温凉玉平静说，未央，我要走了。

我不解，失措地想要去抓住他的手，可手心只有空气，心底的怨恨与不甘交织着刺痛，我只能朝他声嘶力竭大喊，“凉玉，我哪一点不如她。”

“不，未央，你很好，你是个值得珍惜的女孩。”他温柔地对我说，神色与平常无恙。

“凉玉，我求你，我求你，不要走，不要抛下我。”我抽噎着说，缓缓蹲下身来，被抛弃的滋味，再次无情地笼罩了我。

也许是那天的阳光太过刺眼，狠狠地灼伤了视线，我的瞳孔里倒映着一片白色，薄荷味的夏风里，是凉玉简洁的衬衫，还有他远去的身影。

.....

“温凉玉，你这个骗子。”我朝他离开的方向尖声喊道，眼泪不争气地从眼眶滑落，“你说过的，不会抛下我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失控过，即使当年那般无助，可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白天，我游走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几乎翻遍每个曾经有过他身影的地方，晚上，我蹲守在那家名为流年的酒吧门口，缩在角落里等待他出现。可他还是消失了，像是从来没有过他一般，仿若水蒸气消匿在这个城市的上空，这个城市依旧繁华，辉煌的灯海，都市高步调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少了他而黯淡一分霓虹的色彩。

站在酒吧的不远处，我看着灯红酒绿的光景，仿佛看到了他，拿着吉他，低调地坐在角落，轻轻地弹唱着，素洁的手指修长，拨动着琴弦。

从学校回来的路上，隐蔽的拐角里有人在打群架，两路人马交汇的刹那，厮打和纠缠着，咒骂声从拳打脚踢中传出，像野兽般的嘶吼。我单肩背着背包，站在不远处默默地看着，心间的湖，微微泛起波澜，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我眯起眼，曾经在同一个角落里，他的指尖拂过我流血的嘴角，黑色的眼瞳渐渐深邃，凉玉转过身，面对着几个小太妹与混混，他一拳挥出去打在对方脸颊上，瞬间鲜红的血从他红肿受伤的嘴角流出，小混混目光凶狠地与凉玉扭打在一起，他却始终站在我的面前，保护我不受伤。

路边的香樟树，那股味道和学校篮球场旁的林荫几乎一模一样，围栏旁，是他轻轻地拂去我肩上的香樟叶，路边有牵着宠物狗走过的美丽女子，红色的漆皮高跟鞋一如她美丽的容颜艳丽，波浪卷的长发微微泛着波澜，我望向远处微染暮色的河面，感觉那仿佛是水中的海藻般，浮浮沉沉。

回到家中，我在上楼时经过厨房门口，看着母亲忙碌的背影，橙黄的灯下，我从未觉得母亲的身影是那般的长，灰暗的影子几乎覆盖了我所有的童年，那些欢乐与泪水。

我说，我回来了。

母亲放下手里的蔬菜，她高兴地抬头看我，眼角几条皱纹黯淡，她说，回来了，饭菜马上就做好，等会下来吃饭。

我机械性地点了点，轻声回答，好。随即提着背包的带子上楼，在楼梯的最后一阶，视线瞬间模糊，一片水光氤氲。

放下轻薄的背包，里面只装了几本复习的书本，与几只圆珠笔，完全看不出期末考前的紧张，与学生应有的严阵以待。

拿过纸巾拭擦，我把叶子夹入书柜上的日记本里，看着写满密密麻麻字体的日记本，手指摩擦着印痕深深的纸张，上面写着年少的字迹，以前写字的时候，总是会一笔一划，很用力地去，仿佛是一件郑重的事情。

“真傻气，不过这种傻气很单纯很可爱。”他看着我笔下的字，温煦地笑着评论道。

指腹轻轻地抚着纸张，细微的凹凸不平的纹路里，指尖覆盖住了三个字：温凉玉。心尖在抽痛。

纸张撕裂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像是一只蛰伏的猛兽突然跃出，狠狠咬在我已经鲜血淋漓的伤口，利齿嵌进肉里，深到骨髓，有种声音在心底重复呐喊，愈演愈烈：撕裂它，撕裂它，撕裂它。

紧攥的手指渐渐松开，往事随着纸张掉落在地，化成我不可追溯的粉尘，飞扬。

麻木的痛觉，淡忘的感觉，一天天长大，一点点懂事，一点点悸动，就连写出的字，也满是岁月的痕迹，每一行字的结尾，总是会很潇洒地一撇或一捺。

流年里，一个光点无限延长，延长中的岁月。

.....

Chapter 01 风婆婆，雨滂沱，风雨中你却离开我。

(1)

夏末，微凉。

夏天不知不觉地过去，知了的聒噪，声音一点点淡去，像是歌曲结尾的余音，无限空白的寂静。

开学日，通往学校的道路重现繁忙的景象，我依旧单肩背着背包走在路上，风轻轻的吹，穿梭过树叶的间隙，淡白色的阳光透过树杈间隙跌落在地面上，斑驳的光影在地面上交错。

“未央。”呼唤从人群里传来。

我转过身去，只看到拥挤的人群里，发小七喜像沙丁鱼一样从罐头里挤了出来，一股脑地冲到我面前，笑得露出一口白牙，“未央。”

“什么事么。”我不太情愿地问。

“星期天去看电影吧，经典欧美老片《魂断蓝桥》。”他献宝似的从个性的背包口袋里拿出了两张电影票，眼神热切且期待。

“就我们两个人。”我微微质疑的声音很低。

“不是啦。”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突然微笑着看我，变戏法似的从背包口袋里又变出几张票来，在我面前晃了晃。

“六张票，汐，豆芽，阿宝。”七喜掰着指数给我听，“我，你。”他顿了顿，恍然道：“对了，还有一张是给温凉玉的。”

“他的不用。”我一把从七喜手里抽出了一张票，死死地攥在手心。

“为什么。”七喜耸着肩笑问。

“没有为什么。”我就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炸毛一般地低吼起来。

“以后不管是谁，都不要在我面前提到他的名字。”我很霸道地宣布着自己的决定，无视七喜充满不解的眼神转身而去。

“那你还不去看电影。”七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发脾气一般地转头喊道：“去，怎么不去。”

教学楼的方向走去，走着走着，还是回到了这片干净的水泥地，我缓缓蹲下身来，诺大篮球场里寂寥无声，围栏后不甘寂寞的香樟树欢快地唱着轻快的歌，几片香樟叶落了下来，淡淡的香味萦绕在鼻端，路过篮球场的学生们莫不是结伴而行，有说有笑，伴随着脚步声飘入耳膜，我不想去思考什么，只是低着头，盯着蓝灰色的板鞋洁白的鞋尖。

手缓缓地松开，掌心里，是被揉成纸团的电影票，纸张褶皱，像是苍老的皱纹。这张电影票他永远都不会再用了，从此，我人生的观众席里，他在未散场之前彻底消失了。

“发什么呆呢。”有宠溺的声音自我头顶传来。

我抬头，视线从面前的那双 adidas 韩版非主流复古限量版运动鞋由宽松的深蓝牛仔裤，到袖白色蕾丝衬衫，一张面容在阳光里，浸染着淡金色的闪烁光芒，她站在透明光柱里，光辉刺眼。

“曼汐。”我露出一抹真心的笑，像是迷途的孩子找了回家的方向那般纯净无邪。

脸颊上，是她冰凉的指尖抚过，她蹲下身来，面对着我，漂亮的大眼睛有着水波的潋滟光彩。她缓缓露出一抹俏皮而妩媚的笑，“年小狐狸。”

我眯着眼看她，迷失在她嘴角的笑靥里。

记得第一次见到曼汐时，是在来报考秋云高校的时候，我独自脱离拥挤的人流，随处漫步，无意瞥见，篮球场香樟树旁，树影婆娑，寂静的集会场上台阶上做着一个小女生，有些迷离的阳光和围绕在她身旁的烟雾使她的身影看起来有些模糊，亚麻色的头发微卷着，低端的发丝打了个很俏皮的卷，亭亭玉立地依偎在她洁白的锁骨上，韩版蕾丝薄纱衬衫配着小吊带，随意而舒适，搭配着当下最流行的宽松牛仔七分裤，衬得她高挑的身形更加纤细，白皙的小腿颀然悬挂在台阶的边缘，双腿微微摇摆着，烟雾渐渐地消散，这才让我看到了她的面容，盈盈闪烁的眼睛眨了眨，长长的睫毛上下颤动，可是仔细看，那瞳孔的深处那种叫做落寞的难过还是在措手不及的时候流露出来。

我怔了怔，而女生并没有理会我，自顾自地泯灭了涣散着烟雾的烟头，然后拿着烟头比划着什么，我全然懵懂，直到女生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到拐角处，她却突然转身对着我微笑，很魅惑地眨了下眼睛。

我静静坐在她刚才坐的地方，俯身却看到洁白的石阶上有些灰色的灰尘，却莫名地勾勒了一个笑脸，狭长的嘴线轻轻扬起，绽放着微笑。很明显，这是用烟蒂画的。

“曼汐。”陷在回忆里的声音虚无地从嘴里逸出，我把头缓缓靠在她的肩膀上，呢喃道：“你又抽烟了。”

“未央，鼻子怎么这样灵。”她喃喃地回应着，轻轻地拥着我，温暖从肌肤的摩挲而涣散。我低低地笑了起来，双肩颤动着，她微卷的发梢挠得我的鼻尖痒痒，像是冬日的暖阳缓缓勾起嘴角，我心满意足地闭着眼，被揉成纸团的电影票从我手中滑落在地。

(2)

黑暗中，一束淡蓝色光柱从电影院半空投射到幕布上，屏幕上，倾泻落地的雨水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罗伊向玛拉求婚。

玛拉说：But you don't know me!（可是你还不了解我呀！）

罗伊说：Then I'll discover you.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doing it.（那我就用我的一生去了解你。）

我与曼汐坐在观众席的后排，隔着座位扶手两只手紧紧相扣，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看这部经典欧美老片《魂断蓝桥》。

七喜坐在我们这一排最外面的位置，看得入迷，下排的阿宝与豆芽各自抱着一桶爆米花，吃得津津有味。

多年以后的罗伊站在滑铁卢桥上追忆在这里香消玉殒的玛拉：loved you. I never shall. That's the truth, Roy. I never shall（我爱你，从未爱过别人，永远不会，这是真的，罗伊，永远不会）

两个明明相爱最后却生死相别，阴阳相隔的年轻人的爱情就这样随风而逝，如泣如歌。

电影放映结束，我们随着人流从电影院里出来。

七喜一步从第五阶楼梯跳到最底层。

“你鸡血打多了。”曼汐笑骂道。

“500cc 的鸡血，能不鸡动嘛。”豆芽从后面挤了上来，轻挑地把手搭在七喜肩上，挤兑道。

“咱们中午去哪吃。”阿宝看着腕表问道。

“曼汐，你说。”七喜与豆芽勾肩搭背地走在一块。

“未央，你要吃什么。”曼汐牵着我的手朝电影院外走去。

“我想吃麻辣烫。”笑眯眯地说。

“未央，你真是越来越可爱了。”曼汐学着大人的样子捏了捏我的脸颊，仿佛我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我的嘴角僵硬地抽了抽。

“未央，你不能吃太辣的，怎么一点自制力都没有。”走在最前面的七喜突然转过头来道，给我脑袋就是一个爆栗。

“怎么了怎么了”曼汐耸了耸肩，愤愤不平“吃辣有罪呀。”

“未央有胃病，不能受辛辣的刺激。”七喜看着我说，耀眼里的阳光里恍恍惚惚是五月开遍了的槐花簌簌从树梢抖下，落在窗台前。

走在喧闹而繁华的街道上，步行街中心的小广场中央，围聚了一群人，我和曼汐好奇地挤进去一探究竟，她牵着我的手，像一尾自由游弋的鱼，穿梭在人海里，一会儿，我们就站在了围观人群的里圈，小广场上，有三位流浪艺人拿着吉他在唱 Monkees 的《I wanna be free》，沙哑的声线，仿佛夹杂着旷野上沙砾。

I wanna be free
Like the bluebirds flying by me
Like the waves out on the blue sea.
If your love has to tie me, don't try me
Say good-bye

I wanna be free
Don't say you love me say you like me
But when I need you beside me
Stay close enough to guide me, confide in me
Oh-oh-oh

I wanna hold yur hand
Walk along the sadn
Laughing in the sun
Always having fun
Doing all those things
Without any strings
To tie me down.

I wanna be free
Like the warm September wind, babe

Say you'll always be my friend, babe

We can make it to the end, babe

Again, babe, I gotta say

I wanna be free

I wanna be free

I wanna be free

我怔忡地看着流浪艺人手里的吉他，那被撩动的弦，在我心底发出悠长的颤音，仿若滴血的声音。

“好听。”“别闹了。”“那里东西口味不错。”“喂，你是哪位。”“刚才买的项链不好看。”“公交站那边人少。”“咱再去那家店看看吧。”拥挤的人流里，围观者的交谈声传来，交错成夏蝉般的聒噪。

我的脑袋瞬间像是被冻住了，思绪开始混乱，像烧坏的电线，意识像电光乱窜。

“《I Wanna Be Free》，意思是我要自由。”仿若咒语在我的耳边回响，我的眼前视线开始模糊，只剩下艺人在吉他弦上弹动的指尖。

“未央，未央。”似乎有人拉住我的身体，我却毫无知觉地继续朝弹着吉他的艺人走去。

直到走到他们面前，耳边断断续续地传来他们的歌声，“我要自由，像那天际飞翔的青鸟，像在蓝色大海里激起的浪花，如果你的爱将会束缚我，请不要试着束缚我，请说再见吧，……”歌声莫名地令人心绪平缓，我停止向前，呆滞地站在原地，风还在吹，有女子清丽的声音响起：“温凉玉，你唱《I Wanna Be Free》给我听吧。”

“你想听？”有清冷而温暖的声音回应着。

“想，很想听。”声音迷离而淡漠。

“I wanna be free, Like the bluebirds flying by me, Like the waves out on the blue sea,

If your love has to tie me, don't try me, Say good-bye.”

……

刺眼的光线模糊，逐渐清晰成影像，是曼汐，是七喜，是豆芽，是阿宝，每张脸庞上溢满了焦虑与担心，瞳孔开始明朗，蓝天倒映在深色黑点里。

“未央，你怎么了。”曼汐微带哽咽地问，我伸出手去抚在她的脸颊上，一颗豆大的泪珠从她精致的眼眶里滑落，滴在我的手指上。

“我没事。”我轻轻地出声，他们的嘴角终于露出了比哭还难看的笑。

“你吓死我了，年小狐狸。”曼汐掐了掐我的脸颊，咬牙切齿道。

“我想回家了。”我蹲在地上不愿起来，像个柔软的动物，失去了坚硬的外壳。

“我送你。”七喜从曼汐身后走出来，他环顾着四周，突然朝另一边的街道跑去，大家的视线也随之移动。

“不然我叫辆出租车吧。”曼汐双手插在裤兜里商量道。

“未央。”远处街道传来七喜的声音，穿梭在人群里。

七喜骑着一辆单车朝我而来，说：未央，上车。

我埋在双膝里的脑袋缓缓抬起，抬眸，眼前是他的手缓缓向我伸来，阳光打在他手心，每一条纹路都十分清晰，我恍然看到了儿时，七喜拉着我坐在屋顶上，学着算命的老先生的样子

看纹路来算命理，微笑时，他洁白的牙齿仿佛是夏天里最清晰的颜色。

坐上单车的后座，我与七喜挥手向曼汐等人再见，车轮转了起来，她们的身影被湮没在人海里，再也看不见了。

七喜载着我朝行人道骑去，树荫下，微凉的风卷着落叶吹来，我双臂环抱着七喜的腰，头轻轻地靠在上面，单薄的衬衫下，瘦弱的脊梁挺得笔直，仿佛是我童年里的一盏路灯，那么光影延绵。

记忆那么遥远，远到我不能触及，仿若流星拖曳着回忆的尾巴滑过天际，那些人与物陨落在那些曾经。

(3)

空灵的歌声中，枕着柔软的羽毛，柔软的梦，柔软的幸福，平躺在旋律里，在阳光下沉沉睡去。

摘自 年未央日记

彼时，缠绵的曲调里，我仿佛看到了从前的所有人的影子，流年的缝隙里，好像电影倒带那般清晰而深刻。

房间外的阳台上，初秋温暖的阳光里，我惬意地躺在摇椅里，睡眼惺忪，半梦半醒，怀里的书本的扉页在微风中翻开，沙沙声像是音符在轻盈地跳跃。

闭上了眼睛，MP3的耳机里音乐舒展着羽翼，载着歌声飞扬，英文歌英语迂回，淡淡的倦意就像蒲公英的飞絮扫过脸颊，扫过双眼，近日积压的疲困像是瓢泼的大雨劈头盖下，我陷入了梦乡里。

迷蒙中，母亲熟悉的哭泣声还有爷爷气息不稳的咳嗽，父亲提着行李箱在院子里，葱绿的葡萄藤从天台上垂挂而下，在有些寒冽的秋风里打着转地拂动，细碎而斑驳的光影投在院子里，父亲一半身子笼罩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我慢慢朝他走去，如朝圣的僧侣匍匐叩拜前进，儿时等待里的恍然希冀与不可触及的金色梦幻。

“爸爸。”我平静地蠕动嘴唇，轻轻地出声，却被自己沙哑干涩的声音吓了一跳。

父亲松开行李箱，在我面前蹲了下来，如平常那般用手指抚了抚我的脸颊，我却如触电般突然哭着扑倒在他怀里，“爸爸，你去哪里，带未央和妈妈也去好不好。”

“未央，你听话，爸爸在这里，是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的，未央，快放开爸爸。”父亲狠下心抓着我的手臂一把推开，提起行李箱，头也不回地朝门边走去。

“爸爸，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我冲了上去，使劲全身力气抱住了父亲的腿，跌坐在地上，地上尽是未干潮湿的青石砖与彻骨的冰凉。

“未央，你让他走，你让他走，我没这样的儿子，你没这样的爸爸。”爷爷又气又怒，从正厅里冲出来，浑身颤抖着指着父亲，一张沧桑的脸上老泪纵横，我抱着的父亲的腿忽然一颤。

“爸爸，你不要走，不要丢掉未央，未央以后会听话，爸爸，回来，不要丢掉未央，不要丢掉我。”我终是敌不过爸爸的力气，看着他越走越远的身影，我惶恐地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仿佛要把一切的委屈和内心深处的恐惧发泄而出，正厅里，母亲的盘发散乱，目光呆滞地看着大门，颊上两行泪水浸染苍白。

我流着泪仰头看着天空，攥紧地上被风飘散的兔草，或是漂泊皈依的灵魂，揉碎，满手的

鲜活汁液与眼泪。

.....

流年的罅隙里，画面转换。

“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么。”我眨了眨眼睛，把目光投向曼汐。

“是呀。”曼汐得意地微笑着说。

“可这是酒吧，我们能进去么。”我的声音质疑。

“年小狐狸，你放心就是，这家新开的酒吧，是我朋友的。”曼汐介绍道，她歪着脑袋斜视着书写优美的字体，神情很温柔，“流年，是我取的名字。”

在一霎那，我仿佛看到了那微笑背后的曼汐，像是盛开到极致的荼蘼花，开到花事了。

“进去吧，白天酒吧是不营业的。”曼汐拉着我的手进去了。

“良，我来了哦。”她朝酒吧里面喊道，目光不停地打量着四周伤感而简洁的装潢，微笑自然而然流露在她的嘴角。

“曼汐，你来了。”从酒吧昏暗灯光的过道里出来一个人，他看起来似乎比曼汐大了很多，他招待着曼汐和我到酒吧的吧台那里，为我们点了一杯鸡尾酒。

“未央，这位是陆良，我朋友。”曼汐拿着吸管拨弄着酒杯里的彩色液体，霓虹般的色彩像水中的墨汁晕染开来，是雨后初晴的彩虹。

“我叫年未央。”我向他介绍自己，曼汐却一把揽过我的肩，轻挑道：“年小狐狸可是我的学妹，以后多照顾一些。”

“那是自然的。”陆良像位兄长般宠溺着对曼汐笑。

“老板。”酒吧里的领班来找陆良。

“什么事情。”陆良放下手里的酒杯。

“昨天约好的那个弹吉他的男生他来了，在等您。”领班指了指华丽的舞台边.....

(4)

我顺着领班的手指看去，角落里，有一抹清辉的剪影隐匿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的怀里抱着吉他，黑色的刘海垂下来掩住了侧脸，有种说不出的清冷与干净。

“不会吧。”身侧的曼汐用手掌支撑着下巴，她拍了拍陆良的肩膀，啧啧道：“你确定他是你这来打工的。”

“是呀，怎么了。”陆良转头看她。

“开玩笑吧。”曼汐耸肩道，指着角落里的男生，用她十分专业的口吻来讲，“就他身上那件衬衫，美国进口，普莱诗品牌的高等校园气质系列。一般的人怎么穿得起，光普莱诗预制衬衫的价格来讲，从牛津纺纽扣领式的 55 美元到正装衬衫的 89.5 美元不等。”

“这种奢华程度，怎么会来小酒吧打工。”曼汐嗤之以鼻。

“是么，我没看出来。”陆良微微一笑。

“人家这叫低调的华丽。”我笑着与曼汐相互推搡。

“要不要去看一看他唱歌呢。”陆良发出邀请。

“去，当然去。”曼汐从高脚椅上跃下，拉着我的手朝舞台去。

淡淡忧伤的男声缓慢地响起，回荡在耳蜗里，在吉他弦拨动间，画面转换。

Pussywillows cat-tails soft winds and roses
Rainpools in the woodland water to my knees
Shivering quivering the warm breath of spring
Lightfoot Gordon
Pussywillows cat-tails soft winds and roses
Catbirds and cornfields daydreams together
Riding on the roadside the dust gets in your eyes
Reveling, disheveling the summer nights can bring
Pussywillows cat-tails soft winds and roses
Slanted rays and colored days stark blue horizons
Naked limbs and wheat bins hazy afternoons
Voicing rejoicing the wine cups do bring
Pussywillows cat-tails soft winds and roses
Harsh nights and candlelights wood fires a-blazin'
Soft lips and fingertips resting in my soul
Treasuring remembering the promise of spring
Pussywillows cat-tails soft winds and roses

歌声在吉他声中消散，舞台边的金属地上，男生不再发出声音，只是静静地弹着吉他，微凉的歌，微凉的声音，明净的雪，透明的冰棱，些许忧伤在融化成花，一朵永不凋谢的冰花。

“这歌叫什么名字。”我站在他身边，看不见他的表情，缓缓蹲下身来，轻声问道。

“《Pussywillows》”男生转过身来，我的视线从吉他的弦上那双修长的手移动到那张清冷而秀丽的脸。

这是怎样的一个少年，美得荷泽一般干净。骨子里透出的傲气。眉目间的清秀，让一众男女黯然失色。

“你知道歌的意义吗”我很平静地问，离他很近，近到可以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薄荷味。

“知道。”他的回答依旧很简单，刘海掩住了他眼神。

“真好听，像是心灵的一场洗礼”我微笑着说。

“谢谢。”他也露出了真心的笑容，黑色的眼瞳似雨后琉璃透彻。

“我叫年未央，你叫什么。”

“凉玉，温凉玉。”淡淡的字眼从他嘴里吐出，说不出的好听。

“你好，温凉玉。”我的嘴角扬起美好的弧度。

醉生梦死中，我睁开惺忪迷蒙的眼睛，白云在蓝天上舒展着柔软，候鸟开始迁徙，回来的时候，又是一年春天。

我拔下耳机，拿起播放着录音的MP3，打开一看，歌曲循环，正在播放《Pussywillows》。

一条温暖的毯子突然盖到我身上，我从摇椅里抬头看去，映入眼帘的是妈妈温和的笑。

“秋天到了，这样睡着会着凉的。”她关爱的语气很平淡，却异常的温暖。

“妈妈。”我突然坐起身抱住妈妈，在她耳边呢喃道：“妈妈，你爱不爱爸爸。”

“傻孩子。”闻言妈妈身子一震，随即轻轻地拥着我，像是平淡的叙事一般娓娓道来，“妈

妈爱爸爸，很爱，很爱。”

“谢谢你，妈妈。”我深吸一口气，摄入取之不尽的氧气。

那个傍晚的黄昏很美，妈妈陪着我看日落。斜晖把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像是电影镜头里定格放慢的画面。

(5)

清脆的下课铃回荡在教学楼里，讲台前不停讲解题目的老师，目光扫视过全班，直接忽略所有人幽怨的眼神，坚持革命到底，在离下节课快要开始的两分钟前，老师的一声“下课。”全班就像是解放时翻身做主人的人民，青春的气息洋溢在整个喧闹的教室里。

我径自伏在桌上，在试卷上奋笔疾书，前排的江彦神秘兮兮地转过身来，唤我的名字，“未央。”

抬头，我看着她微笑道：“什么事情么。”

“你最近有听说什么么。”江彦对我挤眉弄眼道，年轻的脸庞笑容简单。

“我要听说什么么。”我不禁好笑。

“自然是转学生的消息啦。”后排的刘进凑上前来，一脸‘你OUT了’的表情，“听说，这次我们班安排到了一位女学生。”

“那又关我什么事情。”我耸了耸肩。

“未央呀，你真冷淡，要学会八卦一点，这样生活才有乐趣一些，学校的动态你都要跟不上了。”刘进用孺子不可教也的眼神瞪了瞪我。

“听说，还是个富二代，而且是位美女。”刘进拖着板凳往江彦的位置上拉，两人大有煮酒一壶知己笑谈的架势。

江彦剥了一支棒棒糖，含在嘴里，含糊不清地回应刘进，“在温州富二代那是遍地栽，不稀奇。”一脸高深地摇了摇头。

我停下笔，看着前面两位的对话，做题的思绪早就被打乱了，随即起身，拉着依婷陪我去上厕所，上完厕我慢悠悠地返回教室，只因为下节是班主任的课，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对班主任这个名称有着太多的轻蔑与仇视，不是有句话叫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算是工程师也只是凡胎肉体，也免不了七情六欲，在情绪的催化下，这些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面貌扭曲了，教案上的摘录瞬间变成了天使与撒旦的较量，记忆里的一声巴掌，“啪。”

“啪。”将我从思绪里拉回，这声巴掌声是真实地从耳边传来，角落里，有高年级在教训人，一个打扮时尚女生蜷缩在死角里，我转身朝那里看去，对方随即投射出狠毒的眼神来警告我少惹事。

依婷像是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将我护在身后，拉着我离开，我不说话，依婷以为我被刚才场景吓住了，高度紧张地在那里做担保，扬言她会保护我的。我不禁好笑，难道我真是弱势群体的形象人么，小学到初中九年在七喜的保护下顺利并且嚣张地度过，高中从一开始曼汐便将我纳入她的羽翼下，我总是那么冷淡地享受着所有人的关心与保护，我缄默低头看着依婷牵着我的手，一股信念在心底开始愈演愈烈，从现在开始，我是不是应该学会照顾珍惜我的人，保护我珍惜的人。

回到教室，毫不意外地看到班主任站在讲台前操作小媒体放映课件，自顾自地忙着，完全忽视了站在教室门口那么显眼的两个大活人，直到课件开始操作时，她才肯将视线施舍给我们，